

## 路遇

华夏雪

天很蓝，云很白。太阳也很大。  
透亮的蓝天，灼热的太阳，虽然路两边的风光无限，但天气炎热让人无心欣赏，多数时候都是目不斜视地一掠而过。  
对面开来一辆电动三轮车，车上两人，一个驾驶，一个坐在后边。后面的那个是个中年男子，整张面洋溢着笑容，一点也不在乎头顶的阳光。而他的三轮车传来了腾格尔的歌曲《天堂》，腾格尔温柔极富激情、震撼而又雄厚有力的声音，把人带入了“蓝蓝的天空、洁白的羊群”的美丽大草原。听得我感动得一塌糊涂。没曾想一首老歌使尘封的往事在心灵的一隅悄然复活。正当我听得如痴如醉时，歌声已离我远去。  
一路行来，看到最多的是公路两旁呈现出清一色的白墙黛瓦。烈日下，一个个吊在半空，用安全绳的一端固定在楼顶上，另一端绑着可坐的木板。两个民工，一个穿黑色衣服的，一个穿白色短袖，都没戴安全帽，坐在木板上，两只脚顶着墙壁。木板上挂着盛白灰的桶，连人带物搭在楼顶边缘的墙上，在几十米高的空中荡来荡去，粉刷着外墙。在毒辣的阳光下默默地流淌着汗水，汗珠一颗一颗地冒出来，但始终是微笑着。工作中，他们随着绳子一会儿摆到右边，一会儿摆到左边，像是摆钟一样，不断地奋力的往墙上刷白粉，他们操作技术熟练，为了能及时完成任务，他们冒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高温下劳作，那滚滚袭来的热，

## 土得掉渣

叶无忧

沙尘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风停了，沙还在滚，天也昏暗下来。  
我拍着胸口，暗呼白白拣了两条命！  
子曰嚷嚷，爸爸，我们掉进去了吗？  
我眯着满嘴沙笑了，掉哪里进去了？  
子曰用仅剩的小半瓶矿泉水漱口，奶奶说，地狱是暗的，天堂才是亮的，做人要做好人。  
儿子的话让人莞尔，没错，做人要做好人。儿子，你摘下墨镜看看，那边还有一点夕阳。  
这一回，我给儿子普及沙尘暴的知识，末了，我说，沙尘暴其实就是风把沙漠戈壁里的沙抓起来，扔往南方。  
儿子说，我们江南没沙。  
我说，还没扔到，风已经扔了几百万年了，哪一天扔到了，江南也就没了。  
眼前的山都匍匐着，却有情，西北风吹怕的吧？  
村落极小，大约只有十几户黄土屋。不过四周里闪着一片一片的绿，伴着一簇一簇的红，那是辣椒，个头饱满，艳得很。我突然感觉在这些地方行走，碰到的村庄像极了行文时碰到的偏僻字。  
这里简直土得掉渣啊！  
子曰的这句话让我怔住了，儿子谁教你说这个话的？  
子曰一脸严肃，你儿子自己想的，不对吗？  
我想也是，黄土高原确实得“土得掉渣”才对啊。  
进了一个村，村口有一面大旗。  
旗子下面有一个小女娃在捏泥人，八九岁模样，脸上乌黑，两个下门牙已经漏了，一双大眼睛却井水一样清澈。女孩直勾勾地盯着子曰看，子曰迎上去，一转眼，两个娃已经玩起了属于他们的游戏，我在边上抽烟，忍不住掏出手机，拍下了天地间的这个小小作坊。子曰捏了一个女娃，女娃捏了一个男娃——对异性的认知，他们进步多了。这就是进化吧。  
我的个娘，娃，纯洁，你干啥哈？  
一个中年妇女咋呼呼地从帘后扑出来，目光却定格在我的脸上，仿佛要把尘土打扫一番，这个我感觉得到，很惊讶的样子。我赶紧牵了一下嘴角，迎上去。

几乎令人窒息。看他们并没有采用什么安全措施，令人感到惊心肉跳，为他们捏着把汗。这样高危工作，他们却神情镇定，动作从容，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胆量。  
几十层楼高的一般都是用绳子吊在半空操作，如果只有几层楼高，那大都是搭脚手架。脚手架是为了保证各施工过程顺利进行而搭设的工作平台，是工程施工中常用的工程器件之一。搭脚手架虽然麻烦，但人站在脚手架上刷墙比吊着要轻松，身体不用左右摆动晃个不停，可以稳稳当地刷。这些民工每天上下高高悬空的脚手架，像是爬那无休止的台阶。  
其实，刷墙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，整个过程也是比较麻烦，刷了一遍又一遍。先在墙面用水潮湿，然后把已经拌好的灰浆翻上三遍，而后再刷白浆，最后像一个行为艺术家泼颜料一样把白浆泼到墙上。  
如今，居住乡村的居民楼整体都要进行外墙改造，都统一刷白墙。一排排白墙黑瓦，看起来整齐划一，看这架势，估计这些民工要干上一段时间。  
我就这样傻不拉几的站在那看了许久，引来许多异样的目光。同时高空操作中操作的民工也不时的转过头来好奇地打量着我。我被他们看得很不自在，脸上突然闪过慌乱的神情，虽然只一瞬间便恢复常态。  
路边一个和我一样好奇看刷墙的大妈，突然插了一下我的手臂，说：“干这活真是辛苦，也够有胆量。”“那是。”我随口而出。  
可我记得有一次在宁波建设工地上竟

大姐，这是你娃啊？  
大姐的左脸颊上有一颗很大的痣，或者痞子，抽动了两下，又上上下下打量着我，看来大人间的交往要警惕得多。  
是哈，你是哪个？大姐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警惕性。  
我说，你这娃不错哩。  
大姐嘿嘿地露出了一个生涩的笑容，我似乎还看到她的牙槽里夹着半片辣椒碎叶，她说，咱心里有数，这杳晃，这人儿，那是枣核子解板子，出不了材料啊。  
我掐灭了烟蒂，笑容更甚，大姐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。我终于找到了与陌生人招呼的方式。  
大姐脸上的痣适时地蠕动起来，也笑了，哦，有多远？  
看来把儿子推到人家眼前，明显比我的笑脸有效。我说，我们从浙江来的，温州，你听过没？  
温州啊，听过听过，我的大表侄女就在你们温州工作。大姐的话一下就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。  
我说，你大表侄女在温州工作啊，那我回去得跟她招呼一声，我来过她的家门口了。  
是哈是哈，温州那地方，好，只是不敢套近乎。大姐顿口又说，其实她也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，只是在工厂里做鞋子……你们见不了面的。  
婆娘，什么，温州人来了？帘子里又冒出一个白羊肚子头巾，是个一脸打褶的驼背老汉，胸前捧着一支尺半长的旱烟杆。  
温州来的哈，那咱们就是炒面捏哈的娃娃，熟人儿哈。老汉对我没有大姐那样的警惕，倒是一脸和善，娃，你们从温州来这里做啥？  
大姐也问，你是风水先生吗？  
不是哈。  
那怎么走到这荒脊里了？  
看土啊。我本来想叫叔的，又怕不对，就省了称呼，我们来这里看黄土。  
是黄山。子曰不失时机地应了一句，仍然埋头捏泥巴。看上去，他跟那女娃正在进行着一次小小合作，想必也是一次无声的竞争。  
黄土还用得着看啊，呼一下，满嘴泥，吹一下，满脸黄。娃，你们来错了，你这是烟筒里出来钻炕洞，尽走的黑路啊。老汉想必有点文化，喜欢用歇后语，对我们的举措却十分不理解。

然看到女架子工。如果打打杂跟粗工还过的去，但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她们头发蓬乱，满面尘垢，在半空中挥汗如雨，她们面朝工地背朝天，为生活走南闯北。高空作业是很危险的，说不害怕肯定是骗人的，我想。无论是在脚手架上还是吊着，都没有一点恐惧感，丝毫不逊色于男人。她们像男人一样在脚手架上出卖着自己的苦力，她们动作敏捷熟练。也许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。的确不少建设人没有听说有女架子工的，但在宁波我是确实看到过，真称得上是巾帼英雄。  
本以为大妈听有女架子工会大吃一惊，没曾想她却是那么平静，认为不足为奇，看来大妈是见过世面的人。只见她扭扭屁股，赶集似的消失。  
七月的天气说变就变，本来好好的天突然之间有了变化。这真是怪，大大的太阳下雨儿噼噼啪啪落了下来，晴天下大雨，这叫太阳雨。这种天气我常碰到，但很快雨就停了。每次遇见太阳雨，我就会想起唐朝诗人刘禹锡写的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。虽然地点存在明显差别，但我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这首诗。  
雨后的天空特别的不一樣。只见阳光下一阵浓密的雨滴让路边的一簇野草变得生机勃勃。半空中那几个民工还在刷着墙，说这真是及时雨，凉快多了。  
我的电动自行车已骑出一段距离，当我回头观看时，只见白墙上若隐若现的三个小黑点已经模糊不清。

我讨好地递上了一根烟，老汉也不拒绝，捏了捏烟身子，去了过滤嘴和卷烟盘纸，把烟丝塞进了大烟斗里，可惜烟丝还是太少，只塞了一小半，我又递过两根，他如法炮制，这回满了，深深吸一口，摇了摇头，没劲，这烟没什么意思。  
我说，要不再加两根？  
没用没用，烟味儿不呛，没劲头。话是这样说，老汉仍然闭着眼睛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浓烟，随手抓了檐下的一个辣椒，掰开，把那些黄籽儿掺进烟丝里，这回眉头展开了。  
娃，这地方没看头，还是趁早回去吧。  
我说了刚刚遇到沙尘暴，回不去了。  
叶公轻描淡写地说，那个沙龙只是路过的，留不住。  
我不禁哑然。是我儿子不想回去，他说要来这里住一宿。这里有宾馆吗？  
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，这个村子，前后十几户，哪有什么宾馆？老汉也不以为忤，只说，娃，回去吧，回城里去，这里风沙大，等会黄沙起，你的娃儿受不了。  
大姐的目光停留在子曰和那女娃的身上，要不……进屋去喝口水？  
我说，你们不嫌弃，我们就进。  
老汉用大烟斗敲了一下头，你看你看，我这记性，怎么把这个忘记了？娃，进屋，进屋喝水去。我终于明白，水应是他们最珍贵的待客之物了。  
话音未落，那女娃已拉起子曰，呼的一声窜进了帘后。  
老汉在前，大姐却没有跟进来。  
屋无窗，极简陋，却庄重。  
我继续喝水，那水也浑，更涩，虽称不上半碗水半碗沙，却也照不出人的酒窝，只见个影，碗沿也腻。那些碗呈土黄色，偏灰，应是本地土碗，却浑然天成。我心里叹，这时候要是来碗兰州拉面就好了。  
这一夜，老汉，也就是叶公告诉我们，这个村叫叶店，年青人都外出打工了，家里一般是老人在带孩子。由于地处黄土高原上，少水，是第一大难题。村民现在的任务就是寻找水源，给村民打井。  
古人逐水而居。住在大江大河边上的，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大城市，住在小河小溪边上的，成为小村落——那么叶店自古便缺水，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村子的呢？

## 再来福德湾



苏海冬

初春时节，雨水在寒冷的气氛里延续绵多。望着窗外毛雨霏霏，心里又念起暖阳下，漫步古镇的那段美好时光，青石路上，房影伴阳……  
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意识，美丽的风景，似乎总在心灵和现实的远方。但在这样的天气里，选择去一个远方的风景，是一种奢侈的想法。我更想的是像朱自清那样，有属于自己且近的地方，一方耐人寻味的月色荷塘。突然，仿佛有人在心里轻声呢喃出这虽近在咫尺，但未曾踏足的百年古村名字——福德湾。这熟悉又陌生的地名，如春雷般刹那间清消了我的囚愁。  
杏花烟雨，青砖黛瓦。每个人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古城。每每等春暖燕来时，我总要寻一古镇，去感受她的气息。我对古镇的向往是含蓄的，如在诗中随着清泉游于石上。我对古镇的向往也是素朴的，不贪恋她繁华的过往，而羡慕她沉稳而不轻浮。

阳光偷偷地从云层的细缝中探出，心里逐渐充满闲逸。简短的车途，鸡笼山上，福德湾古村已出现在了眼前。宋朝遗风的隽永传说，如带着矾味的汗水，融进了在延山而上的青石古街，被时光浸染。  
沿着古街而上，梅花的幽香从古街的深处徐徐传来，花香中俏皮地兜着肉燕的鲜美，偷偷地滑进鼻腔，惹着万千味蕾。古街两旁的小店，向游人敞开着。门旁重叠的木门不断述说着旧年时节，游人来往的印记。  
女儿被店门口摆放的一块块雪白如玉、透明相间的“石头”吸引了去，拉着我走到摊前，俯着身子好奇地看着。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明矾，而这明矾，也再次与我脑海里小时候见过的明矾样子，重叠了起来。也许，人间草木，荣枯寻常，世间万象皆有向往。时光的离去难免悲伤，但悲伤中也有美好。虽然我亦是这过往中的霎那停留，但我在时光的长河里回到了过往，与那时的彼此相望如歌。  
流年茫茫，若思量，更难忘。那些抹不去的过往，如门环铜绿，如石间苔蔓，会消失亦会重现。我想，有一天，我会停下奔途，放下离乡的行囊，携上家人再来福德湾，走走曾经走过的石阶，看看小摊上依旧满目的琳琅。然后在临走前再去看看这一座座矗立于鸡笼山上煨烧炉，如一座座巍峨的大山，是采矾先辈，为幸福生活挺起的脊梁，更是我们百折不屈的精神榜样！

创作